

挥笔而就

与拉玛永别

阿瑟·克拉克爵士在他的名著《与拉玛相会》结尾,含蓄地暗示外星神秘飞行器“拉玛”将会再次光临地球。拉玛不会再来,而一代科幻文学大师阿瑟·克拉克以90高龄与我们永别。

童年时期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虽然稚拙,却是最本真、直率和纯粹的;科幻对科学技术的描述虽然粗糙,却是最通俗、形象和美丽的。所以科幻是科学的童年,阿瑟·克拉克一派的硬科幻,又最能体现科幻的这个特点。

所以他准确地预言了登月的时间,第一个设想了“地球外的中继”:利用人造卫星在地球同步静止轨道建立覆盖全球的无线电通信网。他又

在小说中设想了利用太阳风做动力的“太阳帆船”、利用纳米级粗细的绳子做缆索的“太空电梯”,这些都是有根有据有可行性的科学幻想技术方案,如果不带偏见的话,你真得承认这是用小说写成的科技论文,阿瑟·克拉克够资格称为一名科学家。

但他也因此牺牲了不少小说的可读性,还两头不讨好,正统的科学家不会将他引为同行,毕竟以专业化的标准衡量克拉克,他的科学家身份确实有一点不那么名正言顺;而如果以文学类型化的标准衡量克拉克,他的小说确实也还有那么一点枯燥琐碎。但克拉克的独特价值就在于这两者之间,在于

这两者的结合,他可以不是科学家,也可以不是文学家,但一定是科幻大师。

在《与拉玛相会》中,真正的主角不是到拉玛探险的地球人,也不是操纵拉玛但一直不露面的外星人,同样不是令人生畏的庞然大物拉玛本身,而是所有这些人和物背后那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技术力量,那带着神秘主义幽深气息的东西。正是这些东西,使科幻与其他文学形式相比不可替代、独具魅力。爱因斯坦说过:“我们所能经历的最美的事就是神秘,它是所有真正的艺术与科学的源泉。”

还是那个少数天才中的爱因斯坦说:“在我们诞生其中的巨大奥秘面前,我们一直

是好奇的孩子”、“对真理与美的追求,是一件让我们能一辈子当个孩童的活动”。他就是,在别人都对身外的世界司空见惯熟视无睹时,仍然把从小对时空奥秘的惊异、敬畏和困惑之心带到长大成人,才创立了相对论。他骑着一束光线旅行的理想实验,不也只是一个闪光而幼稚的好点子?不也像克拉克科幻式的太阳帆船和太空电梯?

地球外的卫星无线电信号不会为阿瑟·克拉克的离去停播一分钟,地球载着他绕太阳公转90圈之后,还会继续转下去。只是在我们看来,确实有种美好而神圣的延续,在地球外中断了。

李兴春

古事今说

梁冀甘戴“绿帽”

梁冀是东汉时炙手可热的权臣,一姐两妹都是皇后,还有六个姐妹为贵人。他仗着姐妹们的权势,异常骄横。

梁冀长相极丑,史上称他“为人鸷肩豺目,洞精目眦,口舌舌鼻”,梁冀耸肩驼背,斜眼歪鼻,说话结巴,却有个美女老婆。他老婆孙寿容颜娇艳,体态婀娜,且善作各种媚态。

女人再美,也会遇到一个老问题,那就是老公的婚外恋。

梁冀飞扬跋扈,一手遮天,把持朝政近二十年,官员们有什么奇珍异宝,最好的就“孝敬”给他,差一点的,再送给皇帝。梁冀每次出行,都会叫上大量歌妓同行。这样一个人,要不养“二奶”也难。

梁冀的“二奶”叫友通期,他们偷偷地在城西同居。

孙寿知道后,带领手下奴仆把友通期抓过来,“截发刮面,笞掠之”。毁了友通期的容,还将她打了一顿,但这梁冀死不悔改。后来继续与友通期私通,还生了儿子,孙寿大怒,叫儿子梁胤杀掉了友通期。

不仅如此,孙寿想着报复梁冀了。

孙寿对梁冀的报复,是以牙还牙,你找情妇,我找情夫。

梁冀非常宠爱一个奴仆叫秦宫,让秦宫当上了太仓令。因为工作关系,秦宫得以经常出入梁冀家。他知道梁冀在朝中虽然厉害,但在家中还得听夫人的。不知孙寿和秦宫是怎么对上眼的。反正,孙寿一听到秦宫来了,就要和秦宫谈工作。谈工作,很快谈到了床上。这件绯闻,整个洛阳官场的人都知道。秦宫内外受宠,如日中天,连刺史、官俸在两千石的官吏都来拜见讨好他,送重礼给他,到他那里“跑官”。

对于老婆与下属的风流韵事,这梁冀早有耳闻,却偏要装傻。这是因为:第一,自己犯过错误,有把柄在孙寿手里。第二,梁冀可不止一个友通期,他在城西修建别墅,抢夺良家妇女充当奴婢,人数达到几千人,可以想见,对孙寿,他已经没有多大的精力应付了。秦宫的出现,正好帮他解决了一道难题,虽然方法并不光彩。第三,梁冀当皇太后和皇后的两个妹妹先后去世,自己的政治优势已不复存在,当时的桓帝刘志宠爱的贵人叫邓猛,正是孙寿的表妹。要接近桓帝,梁冀还得求孙寿办事。

所以,明知道自己戴了绿帽子,梁冀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装傻算了。 陈雄

强词多理

“掣肘”最初为放权

“掣”是拉,“肘”是上下臂相接处可以弯曲的部位,即常说的胳膊肘。“掣肘”一词的意思是拉住胳膊,从旁牵制,比喻阻挠别人做事。

孔子有个弟子叫宓子贱,将要去担任单父的最高行政长官,他担心鲁国国君会对自己在单父的治理横加干涉,于是请求国君派两名亲信跟自己一起去。到了单父,宓子贱让这两名亲信写文书,写的时候,宓子贱却在他们旁边不停地“掣其

肘”,拉他们的胳膊肘,不让他们顺利地书写。两名亲信只好磕磕绊绊地勉强书写。宓子贱一看两人写得很差,不由得大发雷霆,训斥二人不合作,故意捣蛋。这两人没办法,说他们干不了这个活儿,请求宓子贱放他们回到国君身边。

回去后,两人向国君汇报:“宓子贱让我们书写却不停地掣肘,写得不好又对我们发怒,人人都在看我们的笑话,所以我们回来了。”

国君一听,很为宓子贱的

行为迷惑,就去向孔子请教。孔子微微一笑,说:“宓子贱是君子啊,他这个奇特的举动是在变相地劝谏您,让您信任他,放手让他工作吧。”

国君一听恍然大悟,派使者告诉宓子贱:“五年之内,单父这个地方就不归我管了,你放心大胆地治理吧。”

在宓子贱的治理下,单父大治。在没有“掣肘”的情况下,宓子贱才能够放手把单父治理得井井有条。

许晖

言之有理

比比谁更冷

冬至一到,真正的寒冬才凛然光临,尤其是三九四九,更是“大寒”时分,因此,“数九歌”中说到“三九四九冰上走”,但这只是通常的一种说法,这三九与四九到底有多冷,不同的地方,自有不同的说法。

江南一带似乎就有另外两种不同的版本,一是“三九中心搭,河里冻死鸭”,一是“老马老牛,难过三九”。众所周知,鸭子终年生活在水中,要不怎么能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呢,其实,冬江水寒也是鸭先知的。连身着一层厚厚羽绒而能常年生活在水中的鸭子都被冻死,这

三九到底有多冷,也就可想而知了。这么冷的三九天,体弱多病的老马老牛更是难负其冻了。

不过,我们的三九四九与北方相比,绝对是小巫见大巫。陕西一带的居民喜欢生活在窑洞之中,冬天一到,门口便挂上棉帘子,以阻隔寒冷刺骨的冷气。但再冷的天,总得开门出去,比如小孩在家拉大便了,做妈妈的总得清理一番吧。可是,这三九四九天太冷了,聪明的妈妈也不想出门,于是,她们便来一手“嫁祸于狗”。“三九四九,隔门唤狗。”让那狗儿帮忙解决问题。

但最冷的还在东北。小时候,我们总是听大人说,东北那疙瘩冷得邪乎,鼻涕一出来,就冻成冰溜儿了。是不是真有那么冷,我们还可以通过当地人的顺口溜中略知一二:“三九四九,冻裂石头。”连那硬如生铁的石头都被生生冻裂,将鼻涕冻成冰溜儿还不是小菜一碟?

这样的冷我们还是能够用温度表测量出来的,有一种冷却是难以“表”述的,那便是赵本山高秀敏在小品中所感受到的“拔凉拔凉”,那种冷,可能是各自体会了。

范德洲

现识世界

阿扁读书未免迟

阿扁又被收押,其子陈致中探监,捎给他一本书,书名叫做:《穷得只剩下钱》。监房之内,捧读《穷得只剩下钱》,不知阿扁作何感想?

台湾《联合报》有评论曰:“倘若要对陈水扁今日处境,作一言简意赅的论定,恐怕正巧就是这六个字:穷得只剩下钱!”

赶紧搜索,才知道这是台湾牧师王阳明所著、橄欖出版社印行的一本书。该书并非理财类,而是心灵类;重点不是说钱,而是讲生命的幸福。王阳明指出,人生有两条路:“生活的路”与“生命的路”,前者追求衣食住行、功名富贵;“生命的路”追求平

安喜乐、永恒的归宿。如果“生活的路”富有,而“生命的路”贫穷,虽然丰衣足食却不空虚,这就掉入“穷得只剩下钱”的困境。

有意思。明有王守仁,著名哲学家、“心学”流派创始人。因被贬贵州时曾居住于阳明洞,世称阳明先生。今人王阳明,其父辈想必是仰慕阳明先生,故为稚子取此名。不承想儿子长大了皈依基督,成为牧师。儒家乃中国文化之正统派,基督教是西方文明之代表,今有王阳明传播“心学”,古有王阳明指点“心路”,倒是体现出中西方文化之相映成趣。世界文明成果尤其

是哲学道德层面的核心要义基本是一致的,无非是崇尚向善尚美。劝人学好,是道家家和教徒的职责。南京艾可徐超把乞讨了8天的105元悉数捐给地震灾民,表明再穷的人也可能是精神的富有者。

上次阿扁收监,花样百出,写日记写歌词写情书,似乎狱中求新生。可惜阿扁文学功底尚欠,弄出不少笑柄。此番爱子以书相赠,不免滑稽。现在要他视金钱如粪土,未免迟矣。扁家族已经走上为攫取金钱不顾廉耻的一条不归路,就是送上一本《圣经》,又焉能让阿扁幡然醒悟?

王青海

就事论世

《常回家看看》咋就歧视了女性

脍炙人口的《常回家看看》,在武汉大学罗萍教授眼中,居然有了性别歧视。罗萍是武汉大学妇女与性别研究中心主任,长年研究女性维权问题。她逐句点评:“在大家心目中,爱唠叨的是女性,该受累的还是女性”。而对于爸爸这个男性,罗萍说,歌词上是这么写的,“哪怕给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”“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”。虽然只是一首歌,但却反映出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女性歧视。罗萍认为,这些“唯小人与女人难养”观念的“现代版”,麻痹了社会。

我看到这个报道很惊诧,惭愧为什么没有这个敏感来识破这个“密码”。我立即问身边的几位女性,包括自己的妻子,发现了这个“隐藏的阶级敌人”没有,她们连说没有。我以得胜口吻说:“你们就是罗教授讲的那种身受其害而乐在其中的所谓知识女性啊。”她们感谢有专家学者在为女性群体站岗放哨,但说这首歌就是对女性的

歧视,一时还是转不过弯来。

如果承认“唠叨”是对女性的歧视,那么公共场合让女士优先;社会性选举规定女性必达比例;各级组织重要公报中的姓名标女不标男;社会各类考试不得排斥或限制女性;法律规定保护妇女儿童权益;评各类女性十佳,等等,岂不都难逃歧视的嫌疑?

事实上,《常回家看看》既表达了归家儿女孝敬父母的心情,也表达了家中父母关爱晚辈的感情需求。做儿女的都没觉得是对母亲的歧视,做父母的也没认为有男女不公。儿女们回家跟爸爸“说说工作的事情”,跟妈妈“说说生活的烦恼”,正是这两点在瞬间击中了父母和儿女心中最柔软的地方,才引起了强烈的情感共鸣。

又一个春节即将来临,远归的游子不妨试试,跟爸爸说说你生活的烦恼,跟妈妈说说你工作的事情,不让父母发愣才怪。 易国祥

娱人千虑

倪震的遗传基因

1957年,倪匡从上海花150元坐运菜的大轮船南下至香港。初到香港,没有学历的倪匡从工厂杂工做起,后来在《真报》上写武侠小说成名,成为华语作家中卖字最多的人,和金庸、黄霑、蔡澜并称“香港四大才子”。倪匡文学创作的涉猎范围极广,其作品范畴包括武侠、科幻、奇情、侦探、神怪等各种类型,据说一个星期写七天,每天数万字,写三十年而灵感不断,题材绵延,才思之敏捷在“四大才子”当中也首屈一指,而且为人磊落,言语爽快,风樯阵马,又有“香江名嘴”之称。倪匡说自己当年来香港是“冬夜里骑匹瘦马,调地中逃亡”,好友黄霑无谓调侃而又感叹地说:“这件事在他口中重复,往往像是篇创作出来的小说。”

倪匡的老友金庸有句名言说:“人可以风流,但不能下流”,恐怕古今才子的风味概莫能外。据说倪匡曾揶揄金庸写情色小说,金庸含笑不答,倪匡率尔操刀,就自己一本一本地写下来了。倪匡快人直语,极端

情绪化,自称年轻时喜欢收集情色片,家里藏了满满一个大书柜。“人不风流枉少年”,倪才子对此从不避讳,他公开说:“风流事?那当然相当多,年轻的时候我在这方面很出名的。因为这个,曾经和太太闹得非常不愉快……”有记者采访他将要结束时,才子倪匡说,客厅里还有一样好东西,一看,原来是舒淇早期的写真集。他笑着对人家说:“真靚!”

虽然,儿子倪震经常抱怨父亲有些偏爱大女儿,但是,“舐犊情深”,倪匡却多次在紧要关头帮助儿子。这次,倪震“偷食张茄”之时,他们老两口正在日本度假。其实这也是见怪不怪的事情了,当年儿子倪震“抱猫裸照”在网上流传时,倪匡曾打趣道“他应该把猫拿走”。此次倪震“偷食东窗事发”以致“引咎分手”,倪宅电话不断,老先生气愤之余不改辛辣诙谐本色:“引咎分手?以为是引咎辞职么?”而倪才子又回应记者一句:“我偷情才应该是我回应!又不是我!”让人拍案叫绝! 李晓巧

感悟人生

墓碑上的密码

1931年9月,美国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民马拉松。地点设在加利福尼亚州和内华达州交界处的死亡谷。喀纳斯·安迪首当其冲,一举夺魁。这一年,他已八十高龄。

瞻宫折桂的第二天,喀纳斯就向下一个目标发起了冲锋——徒步环球。三个月后,他进入了北极圈。傍晚,他正坐在冰窟里,边嚼芝士,边享受着美妙的极地风光。忽然,从无线电设备里传出一段慷慨激昂的讲演。原来,马耳他著名登山家迈威恩,成功攀上了科迪勒拉山。这是人类迄今所能到达的最高海拔。此时,他正站在山顶,对所有地球人发表着成功感言。最后他认为,有生之年,自己恐怕再无法超越这个高度了。因为,在自然面前,人总是微乎其微的。况且,自己年事已高,折腾不起了。

听到这,喀纳斯沉默片刻后,当即用无线电给经纪公司发了一份电报。第二天,原文出现在了《纽约时报》的头条头条:迈威恩简直是在误人子弟!因为,据我这些年来的经验,任何一项

极限运动,无非都是在考验一个人的体力和耐力而已。山高人为峰,人的潜力无限,必将书写一个又一个看似遥不可及的神话。

不久,喀纳斯寿终正寝。孤零零的墓穴上,矗立一块水泥板,上面烙着自己的左脚印。

一年后,迈威恩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。那一刻,地球上所有制高点都趴在了他的脚下。但他因强烈的高山反应,导致了心率衰竭。弥留之际,他让弟子在一块花岗岩上,刻上自己的身高:1.78,并告诉他们,这用作自己的墓碑。

喀纳斯和迈威恩的墓碑遥遥相望,距离遥远。但恰巧都在北纬30度上,这又给此墓上的一层迷雾。对于密码似的墓志铭,一直以来,人们都试图去解读,但没哪一种解释能让人觉得信服。

半个世纪后,前苏联一个密码学家声称破译了墓碑上的“天书”。这句话后来出现在他的墓碑上:在这世上,没有比人更高的山,也没有比脚还长的路。 马晓伟

投稿邮箱:zhangkba@126.com;联系电话:84783612
地址:南京市洪武北路55号置地广场6楼现代快报《专栏》版;
邮编:210005